

雷波 著

大爱无垠

——
提灯女神黎秀芳

兰州大学出版社

最柔弱的花朵
开放成春天最亮丽的风景

一群飞翔的鸟儿

继续扩大着春天的疆域

像灯

星星一闪一闪

不是一盏灯

是无数盏灯……



雷波 著

大爱无垠

——
提灯女神黎秀芳

大爱无垠

兰州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爱无垠:提灯女神黎秀芳/雷波著. —兰州:
兰州大学出版社, 2010. 7
ISBN 978-7-311-03258-6

I. ①大… II. ①雷… III. ①黎秀芳(1917~2007)
—传记 IV. ①K826.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36896 号

策划编辑 李 晖
责任编辑 钟 静 饶 慧 李 晖
装帧设计 张友乾

书 名 大爱无垠
——提灯女神黎秀芳
作 者 雷 波 著
出版发行 兰州大学出版社 (地址:兰州市天水南路 222 号 730000)
电 话 0931-8912613(总编办公室) 0931-8617156(营销中心)
0931-891429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http://www.onbook.com.cn>
电子信箱 press@onbook.com.cn
印 刷 兰州新华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3 (插页 4)
字 数 205 千
印 数 1~20000 册
版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11-03258-6
定 价 35.00 元

(图书若有破损、缺页、掉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

序

欣闻雷波先生撰写的黎秀芳自传体长篇纪实文学《大爱无垠》一书即将出版,我感到非常高兴。

我是黎秀芳的侄女。2007年我作为特邀代表,与雷波一道成为中宣部、卫生部和总政组织的“黎秀芳先进事迹报告团”成员,曾在一起共事三个多月,足迹遍布西北乃至全国10个省市(区)。报告团行程即将结束的时候,雷波告诉我,他在为我姑姑写书,并邀请我为他的书作序。我觉得姑姑的一生值得总结,而雷波是姑姑生前为数不多的“忘年之交”,又是她遗嘱的撰写人,深得姑姑的信赖。由他来撰写此书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因此,我便欣然允诺。

我对雷波说,就用我这次的报告稿作为该书的序吧!因为这篇短文融进了我与姑姑之间最真切的友谊和最深厚的情感,也是我平生第一次向世人倾诉我对姑姑的爱,对祖国的爱。

我生长在台湾,旅居于美国。爷爷因为思念女儿心切,取“芬芳”之意,给我起名黎烈芬。小时候,从长辈的思念中,我知道海这边还有一个姑姑。

姑姑从19岁离开家,此后长达70余年的岁月里,与家人相聚的时间,加起来还不到一年。其实,姑姑是可以留在父母身边的,我爷爷也替她作过安排,可是姑姑总是坚持自己的选择。1941年底,为了投身建设抗战大后方的工作,已经在中央高级护士学校留校任教的姑姑,决定与同学一起奔赴大西北。当她们绕道重庆准备到兰州时,姑姑被我爷爷暂时留了下来,照顾病重的奶奶。期间,她多次要求到西北去,爷爷再三劝她说:“西北很苦,到时想回来,哭都来不及。”但是她没有听爷爷的话,悄悄搭乘一架便道飞机辗转到了兰州。1948年,爷爷连着发了几封信,催姑姑回家,可是左等右盼,不见姑姑的音讯。爷爷就派人拿着买好的机票,直接来兰州接人,但是姑姑还是没回来。没办法,爷爷就亲自到兰州接她。经过3天的劝说,也没能把她带走。后来的事实证明,姑姑的这个重大抉

择是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不仅接纳了她,还重用了她。姑姑被任命为西北军区第一陆军医院附设高级护士学校校长。由于工作努力,她多次受到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中央领导人的接见。我认同姑姑的成就,源于她对中国共产党的忠诚,对祖国永恒的爱,回忆这些往事,唯一让姑姑感到无法弥补的是,她怎么也没有想到,与父亲兰州分手,竟成了永别。1969年,我爷爷去世前,反复对家人讲的一句话是:“要找到秀芳,接她回家。”1992年,奶奶过世,姑姑去台湾送别奶奶,祭扫爷爷的墓。姑姑跪在爷爷墓前,说:“阿爹,我来了。”这是她们父女离别近半个世纪后,姑姑对爷爷说的唯一一句话,可爷爷听不见了。此后每次通话,姑姑总说:“要照顾好爸爸!”寄托着她对爷爷无尽的思念。

2000年9月,我第一次踏上祖国的土地。与姑姑相处短短4天时间,我们姑侄每天都有说不完的话。她高兴得像个小女孩儿,不时替我倒水、帮我揉肩。夜深了,我们的话还说不够。恋家是每个人最朴素的情感,姑姑也不例外。她依恋父母亲人,深爱自己的家。2007年7月9日,姑姑在弥留之际,一遍遍地喊着:“阿爹、阿妈,我要回家,我要回家!”这是对爱的呼唤,一切的爱都源于对家、对父母、对亲人的爱,都是这朴素情感的升华。姑姑是家中长女,爸爸常跟我说,他们小的时候,家境不是很好,姑姑就像个小大人,主动做家务,照顾弟弟妹妹。由于家里的拖累,姑姑直到11岁才上学。每当我爸爸讲起这些,总有说不完的温馨事、道不尽的姐弟情。2005年姑姑病重那次,80多岁高龄的爸爸,执意回来看望他的姐姐。病床前,神志不清的姑姑,把我爸爸当成了爷爷,说:“阿爹,我给你做饭,给你做饭!”姑姑去世后,按照她生前遗愿,我和爸爸带着姑姑的部分骨灰,把她安放在爷爷墓旁,让姑姑的在天之灵得到一些长辈的呵护,享受一些父母的疼爱。

姑姑爱上护理事业,源于我们家早年那段令家人刻骨铭心的岁月。短短5年中,3位亲人因缺乏科学的医护相继去世。眼睁睁地看着亲人经受病痛折磨,看着病魔无情地夺走一个个亲人的生命,幼小的秀芳姑姑,一次次哭干了眼泪、喊哑了嗓子。每当追忆起那段岁月,姑姑总在念叨,“要是当时有好的医护,他们就不会那样痛苦地死去”。所以,姑姑后来没有接受爷爷让她学法律的想法,而是执意报考了南京高级护士学校。姑姑对护理事业的热爱,几乎到了痴迷的程度。1981年,姑姑到美国探亲,这是她与家人离别34年后的第一次团聚。知道姑姑要来美国,家里人都很高兴。大家准备了一肚子话要跟她说,还预定了观光的日程要陪她玩儿。谁知姑姑无心观光旅游,而是把更多的时间用于考察美国的护理事业。那段时间,她白天到医院、学校参观学习,晚上整理笔记。姑姑回国前,我80多岁的奶奶,再三劝她留在美国共度晚年,但姑姑决意要走。我们年轻小辈,看得出姑姑的一生志向,也只能放下心中的不舍,敬佩并祝福她踏上回国

的路。送她那天，在机场的天桥上，姑姑驻足回首，同我们挥手告别，尽管有段距离，但我仍然看到她眼中的泪光闪烁！此番景象，几十年来，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姑姑对护理事业孜孜以求的精神，影响了我们家族的每个成员。我二姑姑上护士学校，是受了她的带动。我爸爸娶了学护理的妈妈，也是秀芳姑姑的影响。因为这个缘故，家里人也养成了一个习惯，不管是不是从事护理工作，大家都对护理方面的事特别留意。每次与姑姑通话，只要涉及护理，她就特别高兴。姑姑常说，护理对象不仅是病人，也是常人。细细品味姑姑的话，我觉得这是对护理理念的升华，是人道主义和博爱在护理领域的体现。姑姑毕生从事临床护理和护理教学工作，长期养成的职业习惯，已深深地融入血液、渗入骨髓，话不出三句必然讲到护理。记得2004年，姑姑病得很重，我回国看望她。病情好转后，她在家里与我闲话家常，没说几句，她又讲开了护理。言谈中，她说我这也不对，那也错了，当时我知道这是她的职业习惯，故意向她使小性子，不高兴地说“我不来了”。没想到，她记住了这句话。送我走时，她吃力地下了楼，对我说：“对不起，不要不来！”我流着泪，抱住她说：“我会来的！”

姑姑终身未婚，无儿无女，她的晚年生活，是我们家人最大的牵挂。每次与姑姑通电话，大家都很关心她的生活和健康。可她不爱谈论自己的身体状况。后来，亲历了姑姑几次重病过程，全家人对姑姑的晚年放心了。因为，姑姑有一个最温馨的家，这就是祖国；姑姑有一个最坚实的依靠，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组织；姑姑有一群胜似儿女的亲人，这就是像她那样热爱护理事业的人们。2004年9月，姑姑告诉我，她差点没了，多亏医护人员全力抢救。姑姑一生播撒爱心，用全部生命推动护理事业，护理也维系了她最后几年的生命，给了她一个幸福的晚年。7月13日送走姑姑后，我本能地又回到她生前的居室，总觉得姑姑还活着，在家里等着我。抚摸着姑姑生前喜爱的花草、用过的家具，感受着姑姑留下的气息，我才真切地感到姑姑已经走了，永远地走了。我站在江泽民先生接见姑姑的那幅照片前，拍了张纪念照，因为这张照片是姑姑受领南丁格尔奖时拍下的，里面凝聚着姑姑的精神和荣耀。经过许可，我还取走了姑姑书架上《白求恩精神永放光芒》那本书，我要把姑姑的精神带回家，作为传家之宝，一代一代传下去。

美籍华人





目 录

第一章 风云家史 / 001

永远的湘潭 / 001

亲 情 / 006

“离尘夫子” / 010

第二章 花 季 / 015

天使梦 / 015

一个扮演南丁格尔的小姑娘 / 017

父亲的信 / 019

风 波 / 021

第三章 流亡岁月 / 026

溯流而上第一站——武汉 / 026

欲饮长沙水 / 029

第一次接触共产党人 / 030

“文夕大火” / 033

另一处高原——贵州 / 035

秘密西行 / 037

滞留重庆 / 040

又一场风波 / 042

太阳每天都不辞劳苦地升起 / 044

第四章 似火年华留春暖 / 050

兰 州 / 050

在西北第一所公立职业高级护士学校

任教 / 055

困难像一座座的大山 / 059
父女重逢 / 062
黄土深情 / 065
第五章 在协和的日子里 / 070
华西坝 / 070
协和迁回北平 / 071
在北平协和医院 / 073
戎装在身 / 076
把协和精神带回兰州 / 078
第六章 风雨办学 / 082
临危受命 / 082
千里招生 / 084
西安遇险 / 086
第七章 走进新时代 / 090
诀 别 / 090
惊心动魄的六天五夜 / 093
天摇了,地动了,兰州人民解放了 / 095
“给我一辆车!” / 096
第八章 飒爽英姿军校情 / 099
第一任校长 / 099
难忘的记忆 / 102
“培养一个护士要像创造一件艺术品 那样精雕细刻” / 104
三级护理 / 110
“尊重护士,爱护护士” / 116
第九章 情感世界 / 118
修女 / 118
第一次有人给她送糖 / 121
没有姓名的爱人 / 123
心中的偶像 / 126

第十章 信念如磐 / 129

丁酉记事 / 129

快乐可以接受,苦难同样应该承担 / 133

第十一章 人生的第二个春天 / 140

重返护校 / 140

上书军委谈发展 / 143

生日 / 149

为黎奶奶鼓掌 / 152

第十二章 大爱 / 154

“双秀基金” / 154

不是亲情胜似亲情 / 158

她把救助弱势群体当做了自己的职责 / 161

第十三章 一生的事业 / 165

旧金山来信 / 165

从儿童医院开始 / 168

退居二线 / 170

肺癌? / 171

南丁格尔奖 / 173

天使离去 / 178

附录 / 186

信念的丰碑 / 186

不熄的灯光 / 187

珍贵的遗嘱 / 188

难忘的恩情 / 189

护士的妈妈 / 190

回忆我的老师——黎秀芳 / 191

严师慈母忆校长 / 195

后记 / 197

第一章 风云家史

永远的湘潭

上个世纪初,中华大地到处弥漫着军阀混战的硝烟,那也是社会大变革的时代。那时,城市里中产阶级以上的家庭都崇尚一种西化的风气,因此许多人都信仰着并非本土的宗教——基督教。就有这样一对青年,男的叫黎泽溥(后更名离尘),女的叫陈凤笙,他们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两家为世交,又同在一所教会学校读书,随着年龄的增长,两人自然而然成为一对恋人。他们便是黎秀芳的父母。

黎离尘家在湘潭,陈凤笙家在湘乡。两人的母亲为闺中好友,相从甚密。黎母视陈凤笙如同己出,曾经笑语愿得凤笙为女儿,陈母欣然首肯。就这样门当户对的一对青年,欢天喜地遵从父母之命而成婚。

婚后的生活是幸福而甜蜜的。

1917年3月3日,一声清亮的哭声,黎离尘的大女儿出世了。黎离尘为她取名模韞。韞,有收藏、蕴藏之意。《论语·子罕》中云:“有美玉于斯,韞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怀有美玉,是收藏在柜子里,还是待价而沽?汉朝蔡邕《释海》说:“覃思典籍,韞椟六经,安贫乐贱,与世无营。”引申为胸有经纶和治世之才之意。这是初为人父的黎离尘对女儿的美好祈盼。

辞书中有一词条,石韞玉而山辉,这似乎可以用来写照黎秀芳的一生。

五岁以前,模韞就跟随母亲生活在湖南湘潭老家。此时的黎离尘,只是一个穷教员,靠教书谋生养活一家人,日子过得很拮据。

湘潭钟灵毓秀,人杰地灵,素有“金湘潭”之美誉,是楚文化的发祥地。春秋战国时代湘潭就已十分发达,史称“唯楚有才,于期为盛”,“湘中灵秀千秋





永,天下英雄一郡多”。

湘潭天空闪烁的繁星,数不胜数。

黎家家世显赫。黎光曙,清道光十三年登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历任文渊阁校理、国史馆总纂、庚子会度同考官、江南道监察御史等职。黎光曙一家兄弟五人,老二黎光晟是黎秀芳的先祖。

湘潭著名的“黎氏八骏”之一的语言学家黎锦熙是模耑父亲的叔叔,毛泽东主席于北大图书馆工作时,黎锦熙正任北大校长。

模耑的曾祖父曾任江苏巡抚,祖父纳粟捐官为江苏知县候补,后就职于江南造币厂,一生刚介耿直,“与权贵绝少往还”(摘自《黎氏家谱》)。外祖父陈紫贵为晚清军官,“曾为江苏省游击,鼎革后不仕,退居林园”(摘自《黎氏家谱》)。也就是说,中华民国取代了清政府,改朝换代之后,陈紫贵便退隐于山林,不再为官了。

如果去湘潭市泗洲庵巷,可以看到黎氏宗祠的旧址。当年,黎离尘就是从这里前往南京求学的。五岁的模耑也是从这里被父亲接到南京的。

十八岁以后,模耑就再也没有回过湘潭,梦中的湘潭是有妈妈的湘潭,梦中的湘潭是充满儿时记忆的湘潭。

黎秀芳晚年时,有一次保姆小黄问她:“黎妈妈,您是湘潭人吗?您记得湘潭是什么样的吗?”她回答道:“湘潭和梦中的一样,是我梦中的天堂。”甚至,黎秀芳想用孩子的画笔,把梦中天堂的一条小路,描一遍再描一遍。或许,黎秀芳并没有这样想过,但她有这样的意思,我们相信,她肯定有这样的意思。

满眼望不到边的青山绿水,远处湘江江面,有船静静地划过。门前两株高高的南洋杉,洁净美丽;艳丽的黄花,叫鸡

蛋花;龙眼树上的果实寥寥无几,在高空结着,有些孤单;青绿的木瓜,像调皮的男孩子一般在树上挤作一团;白玉兰则似女孩子一样羞涩地散发着甜香,如若摘下来串成一串,挂在脖子上,晚上取下时,还会甜香依旧。

祖父开设学馆,家里每天都整齐划一地坐着孩子们,摇头晃脑地背诵着



黎家先祖黎椿生在南京郊区的墓碑

《弟子规》、《千字文》什么的,听得久了,小模韞居然能从头到尾一字不差背下来。祖父总是疼爱地轻轻拂着模韞的头说:“我们模韞应该是个读书人呐,可惜啊,不是个儿子!”遗憾的是,祖父看不到模韞日后的成就,否则,他就不会有这样的感慨了。

因为父亲和母亲都是虔诚的基督徒,模韞很小的时候就受了洗礼。

母亲体弱多病,却常常沿着泗洲庵巷大青石板铺成的小径,带着她去尖顶的教堂做弥撒。尖顶处,耶稣在巨大的十字架上正替人类承受着大苦大难。小模韞和母亲一起唱赞美诗,向神祷告,然后吃一小块圣饼喝一小口红葡萄酒,据说那象征着耶稣基督的身体和血,之后可以获得救赎。

小模韞盼着做完弥撒的母亲不再在深夜里揪心地咳嗽。心里默念着“阿门”。

有时候,家里聚集起一群女子,她们之间不叫名字,互相称呼“姊妹”,总是母亲为她们宣讲《圣经》,讲上帝和天使们的故事。那里,小模韞感觉母亲泛着微微红晕的脸上全是圣洁的光芒。

有一天,小模韞问妈妈:“天使是什么样的?”

妈妈笑着说:“天使就是感动了上帝的漂亮女孩。”

“那怎么样才能感动上帝呢?”

“孩子,要感动上帝可太难了。”

“我不怕难,你告诉我。”

“那可是需要很长时间的,有时甚至需要一生一世的付出。”

“一生一世有多长?”

“一生一世就是爱的全部,当你把你爱的全部都给予了被爱的人的时候,你的愿望就可以实现了。”

“妈妈,我懂了。”

“孩子,你还小,等你长大时,你就会真的懂了。”

小模韞懂了吗?但母亲懂,她就相信自己也懂。

母亲慈爱的眼神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之中。



黎秀芳(摄于
1946年)





母亲常常给年幼的模韞讲众生平等之类的浅显道理。模韞记得母亲讲过一位提着一盏马灯奔走在战场上救护伤员的外国女子的故事，她有一个很长的名字，叫什么什么南丁格尔。外国人的名字太复杂，名字加上姓，一长串，但是，模韞牢牢记住了“南”、“丁”、“格”、“尔”这几个字，这是一个将要影响她一生的名字；还有，伴随这个名字的那盏马灯，也将照亮她的一生。母亲大概不会想到，她在湘江边上随意给模韞讲述的南丁格尔的故事，对模韞的一生将会有多么重大的影响。

时间如江水一样地流淌着，白帆、鸥鸟，不经意地划过湘江湛蓝的天空。可生活并不全是风平浪静诗一样的抒情。模韞五岁时，母亲生下弟弟后，不幸患上产褥热，一病不起。母亲一日一日高烧不退。小模韞懂事极了，她不吵也不闹，睁着大大的眼睛，像是突然间就长大了，整日陪伴在母亲身旁，端茶送水，侍候母亲。

然而，母亲没能因为模韞的懂事而停下走向死神脚步。疼痛不时地袭来，她挣扎着，延挨着。模韞记得母亲握着她双手，恋恋不舍地望着她，那眼神透露出来的是慈爱与不舍，那眼神还想告诉她更多做人的道理……

死神的脚步越走越快。

母亲微喘着对模韞说：“要爱护弟妹，要尊重以后的继母。忍让也是一种爱，在许多时候都必须学会要有苦有难先自己扛着，有福有乐先让给别人。”模韞记住了，并一生奉行。

死神啊，你为什么这样的残酷。只给这个世界奉献了几声啼哭的弟弟，也随母亲而去了。

黑沉沉的夜，灯光摇曳着，天使没有到来，那提着灯长着翅膀的天使，任小模韞哭得死去活来也没有到来。

父亲回来了，把五岁的模韞接到了上海。

模韞告别了湘潭，告别了母亲，告别了湘江、小船、鹭鸶和这里的青山绿水，从此再无缘相见。

小模韞生活的大文章才刚刚开了个头，湘潭，却成了她人生长篇巨著中的第一个绝非圆满的句号。

家乡，日复一日成了梦境。天上的月亮年年都会圆，只有她的梦境，却终生都是缺的。

模韞十七岁时，黎家家境已大为改观，父亲黎离尘已在南京国民党政府

任职。有一天,趁着父亲高兴,模韞说:“我想报考南京高级护校。”

“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父亲颇为吃惊。他宠爱的大女儿,又美丽又聪明能干的女儿,怎么可以去做护士,去干这个又脏又累被人瞧不起的职业?

黎离尘一向重视对子女的教育。也许是长期在蒋介石身边工作,受蒋夫人宋美龄的影响,他要求女儿要精通英语。正是这一点,让女儿一生受益无穷。模韞个性要强,聪慧过人,黎离尘对女儿有着很高的期望。他希望女儿去学法律或者中文,希望女儿也能像蒋夫人那样步入上层社会,出入于贵族的圈子之中。模韞从小上的是教会学校,学英语、数算、音乐、绘画等。黎离尘经常把一些外国朋友带回家中,这让女儿的英语有了突飞猛进的进步。甚至有一段时间,他为了工作方便,同时也为了女儿练习口语,举家搬迁与美国驻华大使马歇尔将军为邻。马歇尔,这位在中国近代史上风云际会的人物,如何评价他在中国历史中那一时期的作用,是史学家们的事情,让模韞一直记忆犹新的是这位美国将军的风趣与幽默,他宽宽的肩膀和那双锃亮的皮靴。

只是,模韞性格中的叛逆成分,大概也与她所受的西化教育有关。她越来越觉得女性要有独立自主的生活,要有独立的人格,要有自己的事业,要有自己的追求,绝不能依附于家庭或是某个男人。

父亲的态度早在模韞的预料之中。为什么去做护士?她忘不了母亲所说的那个名字——南丁格尔,以及那盏照亮了南丁格尔一生的马灯。这盏马灯也将照亮这个中国女孩子的一生。她坚持着,一次次想要说服父亲。

父亲也坚持着,他沉默着。他知道这个女儿,平日柔弱温顺,骨子里却十分倔强。

如果说人的一生,总能遇到几个改变命运的人,那么,在模韞的一生中,沈克飞先生要算一个。

沈克飞时任南京高级护校校长。

父女“战火”正炽。如同一部那个年代风靡的黑白默片一样,父女之间的这场战争是没有声响的,他们都在坚持着,看谁先退让下来。

黎离尘在饭馆里吃饭偶遇故旧挚友沈克飞。

“离尘兄,我看你气色不对,好像心中有事。”

“鄙人有一长女,今年十八岁,想去学医当护士。我不同意,她死活不听,你看……”





“这有啥难,女孩子做护士,其实也很好。学成,将来做个护校的教师或当高级护理,是非常好的一份工作,你说对不对?”

“唉,我就是觉得……”

“是不是觉得有点丢人?问题可不能这么看。我当初学医,别人就说外科不好,动刀动锯的像个屠夫,可你看我不也很好吗?”

父亲态度有所缓和,模韫感觉到了。

“选择护理专业,不是我一时的冲动,是要拯救像母亲和弟弟一样的病人……”

模韫永远都不会忘记那个痛苦的湘潭的夜晚,晃动的油灯将屋里慌乱的人影拉得细长细长,满墙都是。可是,没有人救得了母亲和弟弟。

黎离尘突然觉得,女儿长大了。他似乎看见了女儿心底厚厚的创痍,丧亲之痛,给模韫幼小的心灵留下了也许终生都挥之不去的阴影。女儿是想做一个天使。

思虑良久,黎离尘终于重重地叹了口气,无奈地同意了女儿的选择。

考上南京护校后,模韫先做了一件具有象征意义的事,她为自己改名为黎秀芳,决心要做一名美丽得像花儿一样的白衣天使,给人世间带来甜美的芳香。

黎离尘后来在日记中写道:“女儿之作为难固吾想,其患恐始于择邻与学潮所惑。倔强乃天成,乖戾为近者想诱。所择之业,恐为良善所累,甚忧。”(摘自《黎离尘手稿之日记》)做父亲的良苦用心,随着女儿的渐渐长大,终有一天,她会理解的,而且,她也会心疼的。

很久以后的1950年,彭德怀元帅握着她的手,用浓重的湖南口音对她说:“我们还是湖南老乡,毛主席也是湘潭人嘛!”那一刻,黎秀芳为自己是湘潭人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她噙着激动的泪水,一个劲儿地点头说:“是的,是的,我一定跟着共产党,跟着毛主席好好工作,好好工作。”

亲 情

母亲陈凤笙去世以后,父亲黎离尘把黎秀芳从老家接到身边,亲自教她读书。当时,黎离尘正在上海培正中学任教员。在湘潭,因为祖父和母亲管教很严,加之天资聪颖,黎秀芳已识得不少汉字,还会背诵很多古文诗词,这使得父亲非常宽慰,对她疼爱有加。正是在父亲的影响下,黎秀芳自幼就打下

了深厚的国学基础。

后来,父亲娶了继母吴大珏。1928年,黎秀芳只有十一岁,继母因难产去世了。从屋子里传出的凄厉的惨叫声吓坏了黎秀芳,多少天过去了,她耳边还一直萦绕着接生婆慌乱的声音:“真是吓死人了啊,还没有见过谁生孩子流过那么多的血!”铺天盖地的夜幕,看不见的月亮,鲜血浸润了床铺,屋子里满是腥味。小小年纪的黎秀芳知道了,人的血,流多了就会死的。

黎秀芳又一次哭哑了嗓子,在接踵而至的家庭变故中,这个渴望有人抚慰和关爱的孩子,比同龄的孩子更早更深刻地体会到了人世的残酷和生命的脆弱无常。

继母死后,两个弟弟没有人照管,黎秀芳只好辍学在家,料理家务。父亲不在家时,黎秀芳就踩着小板凳炒菜做饭。

那时父亲刚由南京到上海,在基督教协会当秘书,生活尚未稳定,家中也没有保姆,兄妹三人暂时由二妈的妹妹吴大瑾帮着照顾。吴大瑾只比黎秀芳大十多岁,很喜欢黎秀芳。黎秀芳也非常喜欢这个年轻、漂亮的小姨娘。

晚上,只要爸爸一进门,黎秀芳就会赶紧给他送去拖鞋,倒上一杯热茶。

有一天,父亲很晚才下班回家,推开大门的一刹那,他看见女儿坐在院子里睡着了,她的身边,左右各有一个小弟弟也趴在姐姐的腿上睡着了。女儿的面前摊开着一本弟弟上学用的书。

父亲含着歉疚的泪将孩子们抱到床上。

面对着女儿,难以入睡的黎离尘,一瞬间,自己也像是个孩子,喉头哽咽着,几乎落下泪来。看着他的样子,吴大瑾劝慰说:

“这么晚了,睡吧。”

“我心里有点不好受。”

“为啥?”

“为模韞那孩子。”

“模韞是不是惹你生气了。”

“没有,我是觉得不能再拖累她了,要让她上学,不是私塾,上正式的女校或者教会学校。”

“那就让她上教会学校吧,那里离家近,费用又便宜。何况你在教会做事,也好照顾。”

黎离尘点了点头。





第二天，父亲就把黎秀芳送到了距他们当时住的上海宝山路德庆里弄堂最近的教会学校，因为黎秀芳的中文和英文都好，她被直接插班在二年级。黎秀芳从小学到中学毕业总计读了七年，她不停地辍学、插班。

为了照顾一家老小，父亲又和小姨娘吴大瑾结婚了。

随后，当继母生孩子时，黎秀芳再次辍学在家帮忙照顾。夜阑人静，昏黄的灯光下，鲜血淋漓的场面老是一个镜头一个镜头地出现在她的脑海里，不是黑白默片，是红黑的鲜血，是痛苦和挣扎，是哭喊。由此，她落下了一個病根，一说到谁生孩子，她都会像得了瘧症一样浑身发抖，甚至发高烧。这个毛病一直到她后来上了护校，才慢慢有所好转。

黎秀芳在上海只读了三年小学，由于父亲被调往南京参加禁烟委员会，全家就一起迁往南京了。

黎秀芳从小料理家务，常负责给家里买菜等一些开销。五六岁的时候，父亲常常问她今天买了多少菜，花了多少钱，什么菜什么菜多少钱一斤，黎秀芳的流水账每次都报得清清楚楚，慢慢父亲就不再过问了，对这个懂事的大女儿，他放心。黎秀芳偶尔也会自作主张买些糖果之类的零食，只是自己从来不下吃了，而是带到家里平均分配给每个弟妹，许多时候分到最后自己没有了，她看着弟妹们开心，自己也高兴。

父亲教育子女们非常严格，特别是英文，每天教的单词背不完，就会被罚站。乖巧用功的黎秀芳从来没有挨过罚。可是，每次父亲惩罚弟弟妹妹们，打板子或罚跪时，黎秀芳都会和他们跪在一起。

父亲说：“你又没错，跪什么？”

黎秀芳就会说：“我是他们的姐姐，弟妹们没读好书，自然是我没有管教好，怎么能说我没有过错呢？”

父亲不忍心，于是大家就都被免罚了，弟弟妹妹们都非常喜欢这位侠骨柔情的大姐。

大弟黎模均在七十多岁高龄时回忆起小时候的生活，还津津乐道地说起跟姐姐在一起的事情。他说，有一次，妈妈和模昭妹妹病了，被送进医院，当时模华妹妹还不到一岁。模韞大姐又要往医院跑，又要照顾弟妹们，很辛苦。特别是模华妹妹，当时还在哺乳期，离开妈妈就哭闹不停，姐姐一直抱着她，怎么也哄不乖。那时好像是初冬时节，家里已经生上了火盆，就是那种低矮的放在地上的烧木炭的铜火盆，姐姐抱着模华在火盆旁取暖。姐姐真的是